

《荀子·議兵》軍事思想之研究

作者簡介



鍾心豪中校，政戰學校87年班、南華大學生死所98年班、國防大學陸軍指參學院99年班、國防大學戰爭學院107年班、輔仁大學哲學所博士生(進修中)；曾任排、連、營輔導長、心輔官、處長及政參官，現任國防大學共教中心教官。



吳平語先生，輔仁大學哲學研究所；曾任輔仁大學哲學所助教，現任輔仁大學哲學所博士生(進修中)。

提要》》》

- 一、本文從儒家經典的角度，探究有關儒家軍事思想，囿於孔、孟對戰爭及軍事相關論述內容，散落各篇章，結構較不完整，而承襲儒家的荀子，在軍事領域的論述上，有著〈議兵〉篇專述，值得深究。
- 二、《荀子·議兵》在論戰爭本質時，強調「仁義之師，禁暴除害」；國防基礎：重視「『壹民』為上、『附民』為先」；用兵之道：置重點於「仁人之兵，人和為貴」；治軍之術：將不可不知「六術、五權、三至及五無壙」。
- 三、荀子軍事思想在其〈議兵〉篇中展露無遺，將仁義之事運用於用兵點將之間。一方面擴充了儒家文化，從個人修身之理想，外推至戰爭、軍事的層面，另一方面，巧妙地將政治、軍事及人民三者，做有效的結合。

關鍵字：荀子、議兵篇、壹民、六術、五權



前言

在《大戴禮記·用兵》中魯哀公問孔子：「古之戎兵，何世安起？」孔子回應：「傷害之生久矣！與民皆生」。¹另《管子·君臣》曾言：「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別，未有夫婦妃匹之合，獸處羣居，以力相征。於是智者詐愚，彊者凌弱，老幼孤獨，不得其所。故智者假眾力以禁強虐，而暴人止。為民興力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師之」。²又說：「夫盜賊不勝，邪亂不止，彊劫弱，眾暴寡，此天下之憂，萬民之所患也。憂患不除，則民不安其居，民不安其居，則民望絕於上矣。夫利莫大于治，害莫大于亂」。³由此可知，從有人類開始，就因個人心理私慾、社會資源分配不均及國家利益不同，造成小自

個人暴力相向，大到發動宗族、部落或國家之間的戰爭。

春秋、戰國時期是中華文化的轉捩點。是時，政治秩序處於王室衰微、禮樂崩壞，所謂「諸侯恣行，政由強國」、「天下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提及「《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萬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矣」。⁴徵諸史實，可發現在這種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的洪流中，人類的歷史，儼然成為一部戰爭史。

中華文化以儒家為主體，在政治、文化、社會及軍事中都看得到儒家的影子。在《國軍軍事思想》中曾提：「國軍軍

- 1 中國哲學書電子化計劃—大戴禮記—用兵。資料來源：<https://ctext.org/da-dai-li-ji/yong-bing/zh>，檢索日期：2020年9月20日。語譯摘述：魯哀公問孔子：戰爭的起源為何時？孔子回答：自有人民開始就有戰爭了。
- 2 王冬珍等人校注，《新編管子（上冊）》（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年），頁741。語譯摘述：古時候沒有君臣、上下之稱謂，與動物相處共居，以力量大者為勝，而產生了詐愚、大欺小、強凌弱等事件。有智者透過人民的力量，阻止上述之事，為民除害，過程中規正人民的德性，義理之道深植人心。
- 3 王冬珍等人校注，《新編管子（下冊）》（臺北：國立編譯館，2002年），頁1056。語譯摘述：如果盜賊不能鎮壓，邪亂不能禁止，強者劫持弱者，多數欺侮少數，這是天下所最憂慮、百姓所最害怕的。憂患不能除，人民就不得安居；人民不得安居，他們對君主就絕望了。國家最大的利益莫過於安定，最大的危險莫過於動亂。
- 4 司馬遷著、王雲五主編，《史記（下）》（臺北：臺灣商務，1968年），頁62。語譯摘述：在古代《春秋》是用來闡明正義的。把一個混亂的社會引導到正確的軌道上來，沒有比《春秋》更有用了。《春秋》全書有數萬字，其中的要點也有數千。萬物萬事的分離與聚合，都記在《春秋》裡了。《春秋》中，臣弑君的有三十六起，亡國的有五十二個，諸侯四處奔走仍然不能保住國家政權的不計其數。觀察他們所以會這樣的原因，都在於失去了根本啊！

事思想源自於中國傳統文化、固有的兵學、國父遺教、先總統蔣公領導國民革命軍作戰經驗、西方兵學及現代軍事思潮」，⁵藉此建構成為仁義之師。所以，要瞭解軍事思想的議題，可從儒家思想上著手。正因如此，不禁要問，以「仁義」為主體的儒家思想，基本上是反對戰爭，甚至孟子還強調「仁者無敵」及「民為邦本」，那麼儒家是以什麼角度來看待戰爭？如何調和仁義與軍事戰爭中殺戮的問題？其次，如果儒家以「修身」為起點，那他們又是如何論述將帥的領導統御？這些都是本文欲探討的問題。如果要從儒家的角度尋繹軍事思想的發展脈絡，這條路徑可能要上溯到孔子、孟子時代，然而這絕非是本文能負荷的研究範圍，另囿於孔、孟對戰爭及軍事相關論述內容，散落各篇章，結構性較不完整，而承襲儒家以仁義為本的荀子，卻在軍事領域的論述上，有著

〈議兵〉篇專述，實唯不易之作。⁶

因此，本文採王忠林《新譯荀子讀本》為底本，透由文本的爬梳、義理解釋，以《荀子·議兵》為核心，其餘各篇思想及相關兵法為輔助，從「戰爭本質」、「國防基礎」、「用兵之道」及「治軍之術」等4個方面，試圖回應上文產生的疑慮，進一步嘗試著描繪出荀子〈議兵〉篇中的軍事思想，藉以從中獲得啟示，提供後人在儒學及兵學研究上之參考。

荀子與《荀子》概述

任何一家或一人之思想，須就其歷史背景予以認識，始得充分理解之。因此，若欲恰當瞭解任一哲人之心態及其思想「存在之理由」，則須把握其於歷史上的「出發點」。⁷鑑此，以下分從荀子歷史背景及《荀子》各篇之考證，加以說明之。

5 國防部印頒，《國軍軍事思想—民國九十年版》（臺北：國防部，2001年），頁1-1～1-14。

6 孔子曾提：「子之所慎：齊、戰、疾。」（論語·述而第七）、「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論語·子罕第九）、「足食、足兵、民信之矣。」（論語·顏淵第十二）、「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論語·子路第十三）「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論語·衛靈公第十五）。

孟子曾論及：「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故善戰者服上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孟子·離婁章句上）、「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孟子·盡心章句下）、「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孟子·公孫丑章句下）。引自謝冰瑩等編譯，《新譯四書讀本》（臺北：三民書局，1978年10月）。

7 李哲賢，《荀子之核心思想：『禮義之統』及其現代意義》（臺北：文津，1994年），頁17。



荀子，名況，世稱荀卿，亦稱孫卿；戰國晚期趙國人；生卒年代不詳。⁸ 依據《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之記載，荀子五十歲遊學於齊，卒後葬於蘭陵：「荀卿，趙人。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為老師。齊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酒焉。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斯曾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王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⁹ 荀子遊歷於齊、楚等地，其懷濟世之才，而抱負卻無由施展，終老他鄉。

荀子時代背景，正值社會劇變之戰國末期，周文疲弊之狀已難以挽回於初，西周舊制儼然失去對社會之控制。大陸哲學及社會科學研究員唐淑雲認為：在當時荀子的思想是對百家之學的批判總結，也是由「諸侯異政、百家異說」的「異」走向「天下為一」的「一」的一種反映。¹⁰

荀子立學前提，以客觀化的政治制度為其根基及目標，如何有效建立一社群生活之制度，是其思想主要論題。關於其萬言之著，據《漢志》載有「孫卿子」三十三篇，《宋史·藝文誌》計有「荀卿子」二十卷，計三十二篇。¹¹ 劉向所定著之《荀子》三十二篇，即今本《荀子》所本。¹² 對於其著作之篇章之考證，趙士林認為：「今本『無證不疑』精神，肯認荀子三十二篇大都為荀子自著，其中稱「孫卿子」之〈儒效〉、〈議兵〉、〈彊國〉等篇當為弟子記錄；參諸楊倞考證，末六篇(〈大略〉、〈宥坐〉、〈子道〉、〈法行〉、〈哀公〉、〈堯問〉)或亦為弟子所述荀子語錄。要之這些篇章亦均可視為荀子思想之表述。」¹³ 另學者洪已軒亦認為：先秦儒家典籍中，《荀子·議兵》篇雖然不是唯一記載儒家人物討論義戰的文獻，但卻詳實記錄荀子與臨武君、陳囂及李斯之對話。此篇雖非荀子親撰，但出於其門下弟子所記應屬可信。¹⁴ 本文以論其三十二篇中之〈議兵〉篇為研究之基礎，依據趙士林所言，此篇亦可視為荀子思想之表述

8 趙士林，《荀子》(臺北：東大出版社，1999年)，頁9。

9 司馬遷著、王雲五主編，《史記(上)》(臺北：臺灣商務，1968年)，頁62、63。

10 唐淑雲，《治國名儒：荀子》(臺北：昭文社，1997年)，頁12。

11 周世輔著、周玉山修訂，《中國哲學史》(臺北：三民書局，2014年)，頁59。

12 曾春海，《中國哲學史綱》(臺北：五南圖書，2012年)，頁66。

13 同註8，頁16。

14 洪已軒，〈戰爭的道德規範—以《荀子·議兵》為核心之探討〉《政治科學論叢》(臺北：臺灣大學)，第73期，臺灣大學政治學系，2017年9月，頁5。

，故為可用可論之篇章。

荀子作為儒學人物，故其思想必堅守儒家基本之價值觀，然其論述亦有迥異於孔孟之處，即其重禮亦重法，言禮制亦論刑政。其處於戰國末之動亂時期，因應時代之遷化，故隆禮重法以順應時代之需求，其〈議兵〉篇即是面對其時而又順應其時之所需而有的思想產物。荀學思想之面貌及其理論之基礎異於孔孟之處而又進於孔孟之處以其重禮、重法、言兵、重刑等理論可探出。李澤厚言：「例如孔孟只講『仁義』，不大講兵(打仗)，……荀子卻大議其兵。……孔孟以『仁義』釋『禮』，不重『刑政』，荀則大講『刑政』，並稱『禮』、『法』，成為荀學區別於孔孟的基本特色。」¹⁵基於時代所需，荀子提出其軍事思想，以完善儒家學說思想體系。其理論基於儒學而又更進於儒學，後人可借鑑荀學，以完善我們對於當今軍事各層面的理解與建構。

研究途徑

清華大學韋政通教授在《荀子與古代哲學》一書中提到：在研究《荀子》的目的，是要把荀子的思想，做一個系統化

的整理。而這系統，是根據研究者對荀子思路的理解，並借用荀子原有的觀念，替他架設。如果不這樣做，就沒有辦法與時俱進，就不易被現代人所接受。換言之，架設這個系統的過程，是透由研究者的構思而成，我們誰也不敢說，這就是荀子思想的真實面目。因此，我們清楚知道，一本古籍，凡是經過新的方式整理之後，多少都包涵研究者所帶入的若干新的成分。¹⁶

輔仁大學哲學系沈清松教授在〈從方法到路——項退結與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問題〉一文中，曾提出「動態的脈絡主義」(dynamic contextualism)，也就是在解讀中國哲學原典時，有一個根本性的主張，在一篇文章中的一詞、一句或一段的意義，須與其他詞、句、段落互動，以及在字與詞、詞與句、句與段、段與全文……等動態進展脈絡中來解讀。沈教授認為：寫作與閱讀本身是思想表達與詮釋的過程，也可視為是一個語義和語用的運動歷程……在多層次的部分與整體辯證過程中，展現出動態的模式，並藉此形成有意義的整體。¹⁷

而在另一方面，沈清松也認為：閱

15 同註8，頁123。

16 韋政通，《荀子與古代哲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頁259、260。

17 沈清松，〈從方法到路——項退結與中國哲學的方法論問題〉《哲學與文化》（新北市：新莊），第32卷9期，哲學與文化月刊雜誌社，2005年9月，頁68。



讀所有的文本，必須遵循幾項原則：¹⁸

一、文義內在原則(principle of intratextuality)

研究者針對文本所要尋找的意義，須在文本之中，而且只在文本之中。換言之，如果要瞭解《荀子》其所呈現的哲學意義，只能從文本中讀出，不能強加之以文本中所沒有的道理或意義。

二、融貫一致原則(principle of coherence)

一個哲學、思想家著作之所以值得讀，一定是有其內在一貫的想法。在消極上要能避免自相矛盾；積極上則文本中所含的觀念與命題，必須要能環環相扣，形成一個脈絡一貫的整體。

三、最小修改原則(principle of minimum emendation)

研究者除非有必要，不得隨意修改文本。如果文本所述與我們的理論或想像不一致時，應修改的是我們的理論與想像，而非文本。

四、最大的閱讀原則(maximum reading)

在符合上述三者的原則後，研究者可以在義理的理解和詮釋上做最大的閱讀，亦即最富於充實的義理解讀。

綜由上述，本篇文章嘗試以〈議兵〉篇為核心，其餘各篇思想及相關兵法為輔助，儘可能符合「動態的脈絡」及「閱讀文本上的要求」，並循荀子的思

路，歸納、整理《荀子·議兵》軍事思想。

《荀子·議兵》對戰爭及國防事務之論述

在戰國之際，群雄並起，諸國之間攻伐日深，各學派百花齊放，荀子承襲了儒家仁義為本的思想，繼承與發展「外王」方面，注重制定「禮」以及執行的必要性，強調人民對君王的尊重與服從，推行王道。荀子在軍事領域的論述上，有別於孔、孟思想的地方，在於荀子有〈議兵〉篇專篇以對話方式，談論對戰爭及軍事上的觀點。以下從「戰爭本質」、「國防基礎」、「用兵之道」及「治軍之術」等4個方面，加以說明之。

一、戰爭本質：仁義之師，禁暴除害

荀子認為戰爭的根源，從人性上來分析：「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求；求而無度量分界，則不能不爭；爭則亂，亂則窮」《荀子·禮論》。人生本有慾望；想要什麼而不能得到，就不應該索求無度；如果一味追求而沒有標準限度，就會產生爭奪之事；一發生爭奪就會有禍亂，一有禍亂就會陷入困境。從社會的角度觀之：「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

18 同註 17，頁 69。

之也。」(《荀子·富國》)。人類因為求而無度或是群而無分，才會訴諸於戰爭。在此基礎上，荀子看待戰爭問題屬於正向而積極，對於戰爭的本質，認為：

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者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荀子·議兵》)。

所謂的「仁人之兵」是荀子戰爭觀的重要核心，荀子把戰爭視為禁暴除害的行動，而行為主體是「仁人」。在荀子看來：「王者有誅而無戰，城守不攻，兵格不擊，上下相喜則慶之。」「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荀子·議兵》)。因此，戰爭就其本質而言，在於保國衛民、維護社會秩序，是一種正義的行為。

另一方面，荀子也認為用兵乃不得已之事，蓋仁者不事奪人之國，如同老子曰：「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談為上。」¹⁹故云：

齊人隆技擊，其技也，得一首者，則賜贖錙金，無本賞矣。是事小敵毳，則偷可用也，事大敵堅，則渙然離耳。……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

之銳士。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有遇之者，若以焦熬投石焉。兼是數國者皆幹蹈利之兵也，傭徒鬻賣之道也，未有貴上、安制、綦節之理也。諸侯有能微之以節，則作而兼殆之耳(《荀子·議兵》)。

上述說明，荀子認為齊人鼓勵其士卒以得首為功，但此種方式對於脆弱的敵國仍勉用之，遇到勁敵，就必潰散。魏國教民習戰，訓練士卒能開12石的大弓，全身披盔戴甲，自朝至午行走百里，負荷之重，自損其兵。至於秦國對人民生養狹隘窮蹙，用威勢壓迫人民，使其不得不樂於從軍，殊不知人心怨憤，不攻自破。

故仁者之兵，不欲開啟戰端，但知修政事、固國本，以生聚教訓，薄斂賦稅，務民以時，與民休息，則國力雄厚，人人必樂為國效力，是仁者之師不尚兼人之國，但知修禮義之教，以自固耳。

荀子以用兵在乎仁義，然陳囂問孫卿子曰：

先生議兵，常以仁義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然則又何以兵為，凡所為有兵者，為爭奪也。孫卿子答曰：非女所知也，彼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此四帝

19 余培林，《新譯老子讀本》(臺北：三民書局，2015年)，頁67。



兩王，皆以仁義之兵，行於天下也，故近者觀其善，遠方慕其德，兵不血刃，遠邇來服，德盛如此，施及四極（《荀子·議兵》）。

由上所知，荀子是反對爭奪之戰，仁者用兵，是因為愛人所以厭惡別人害人。義者循守理法，所以對於違反理法行為者憎惡。其用兵在於「禁暴除害」，並非為了爭奪，故戰爭之事與仁義之間，存有著內在聯繫，亦有其一致性。

對此清華大學歷史系教授廖名春評之言：「荀子之戰爭觀出自孔、孟，其認識之深度則超過了孔、孟。……但是，他們從來沒有對戰爭的目的下過一個明確的定義。而荀子則把儒家對戰爭目的的認識凝聚成『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荀子·議兵》）』的命題，並且從邏輯上論證了仁義與戰爭的必然聯繫」。²⁰ 荀子道出儒家用兵之術的論調為何，亦是表明儒家之戰爭觀應是為「禁暴除害」，並以「仁者愛人」、「義者循理」為骨幹，韋政通對此亦言：「『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這是將內在之仁義客觀化，極盡其功能。謂兵乃『所以禁暴除害，非為爭奪』，是將凶器之兵，賦予價值之效用而為實現仁義者。如此，仁義與戰爭表面之矛

盾即解除，本末之間亦即打通，此正是荀子論兵之精義。」²¹ 故荀子此一思想使得「戰爭」與「仁義」同為表裡。

昔李斯對荀子之看法，頗不以為然，認為秦國富強，未必以仁義為本。故駁荀子謂：

秦四世有勝，兵強海內，威行諸侯，非以仁義為之也，以便從事而已！孫卿子曰：非女所知也，女所謂便者，不便之便也，吾所謂仁義者大便之便也。彼仁義者，所以脩政者也；政脩則民親其上，樂其君，而輕為之死……秦四世有勝，認認然，常死天下之一合而軋己也，此所謂末世之兵，未有本統也（《荀子·議兵》）。

由是可知，荀子以仁義為根本之要道。行仁義者，是要修明政事，政事修明則人民親近其君主，故可知荀子是以政治指導軍事，而非以軍事凌駕政治。故荀子之戰爭原理乃本乎儒、道二家，以德服人之主旨，戰爭之目的，在伸張正義，為天下之義師，而非奪人城池，掠人財物。今人黷武好戰、毀人之國，荀子之言，暮鼓晨鐘，令人警惕。

二、國防基礎：「壹民」為上，「附民」為先

按〈議兵篇〉所載，臨武君與荀子

20 廖名春，《荀子新探》（北京：中國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195。

21 同註16，頁121。

在趙孝成王面前，談論用兵之事，孝成王說：請問用兵的要道？臨武君對曰：「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敵之變動，後之發，先之至，此用兵之要術也(《荀子·議兵》)」。

臨武君認為上得天時，下得地利，觀察敵人的一舉一動，後發先至，這是用兵的要領。

孫卿子曰：不然，臣所聞古之道，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弓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士民不親附，則湯武不能以必勝也，故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也，故兵要在乎善附民而已(《荀子·議兵》)。

荀子卻不同意臨武君的看法，認為用兵作戰的根本，在於齊一人民，也就是「壹民」與「附民」，所謂「壹民」是齊一人民的行動，動員全國的民力與物力，使全國人民上下一心，分工合作，協心戮力。「附民」是親附人民的心理，君民體國、和衷共濟。另借弓矢及六馬的不調和為例，說明「人和」則為一國國防建設基礎，誠如孫武所言：「上下同欲者勝」，倘無此共識基礎，雖有天時與地利，未必能剋敵制勝。

換言之，荀子某種程度上認為，談論國防或戰爭大事之前，應考量國家政治是否修明，而戰爭之事是政治之延伸，平日政事不修，國用不足，民生凋蔽，怨懟頻生，上下自然離心離德。如同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²²學者魏元珪在《荀子哲學思想》一書中，曾提及：荀子的國防基礎在於全民之國防心理，此心理之奠基，卻是在於平時施政時，能親民、安民、愛民，使人民萬眾一心而收歸附之效，人人皆樂意為國效死，此方為國防之基本要略。²³

故用兵作戰，在於使民心一致，弓與矢如同國家與人民之關係，若二者失調，即便如后羿之才，亦無法射中目標。因此必須「壹民」。「壹民」屬於政治之問題，而「用兵」屬軍事問題，荀子以「壹民」論「用兵」之要，即是將軍事與政治問題合一而論，故「權謀勢利」非荀子認為之國防基礎之術。

由此觀之，荀子認為國防的基礎，在於「壹民」為上，「附民」為先，符合孫子曾謂：「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可與之死，可與之生，而不畏危。」²⁴故國防之要，必先恩信使民，道之以政令，齊

22 陽明先生手批，《武經七書》(桃園：國防大學戰爭學院翻印，1988年)，頁93。

23 魏元珪，《荀子哲學思想》(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09年)，頁181。

24 同註22，〈始計第一〉，頁79。



之以禮教，故能化服士民與上下同心。

三、用兵之道：仁人之兵，人和為貴

用兵作戰與治理國家都有一個共通原理，就是要有推己及人的換位思考能力，使上下彼此同心，相互親附。孔子認為：「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又云：「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換言之，在孔子心中理想的國家應當是：君主廣施仁政，百姓有保家衛國的責任，但是君主也有愛惜民力的職責。國君在運用百姓之前，必須教育他們兵陣作戰的技法，讓他們熟悉戰陣，知道進退以及肆應戰場的方法。否則，就是拋棄民眾，草菅人命。故用兵之先，貴在「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平時對民關懷、體恤，戰時百姓自然犧牲奉獻。

荀子生當戰國，觸目時艱，當世暴君肆虐，日見殺伐之事，戰亂相尋，僅有仁義道德之教化，亦不足以拯危。荀子為符合尊君之需，主張必要時宜以戰止戰。但其用兵之道與兵家思想有所不同。孫子曰：「兵者，詭道也。」²⁵又云：「凡戰者，以正合，以奇勝。」²⁶陳壽在《漢書·藝文志》中認為：「權謀者，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技巧者也。」²⁷兵家權謀者用兵難

免用詐，所謂以正治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至於荀子用兵之道則不然，仍推本仁義，以「隆禮貴義」為樞要，而兵家的兵學推本勢利，以「權謀變詐」為核心。²⁸因此，荀子在〈議兵〉篇中說明：

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君之所貴，權謀勢利也，所行攻奪變詐也。諸侯之事也。仁人之兵，不可詐也。彼可詐者，怠慢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若以卵投石，以指撓沸，若赴水火，入焉焦沒耳。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若子之事父，弟之事兄，若手臂之扞頭目而覆胸腹也……且仁人之用十里之國，則將有百里之聽；用百里之國，則將有千里之聽；用千里之國，則將有四海之聽；必將聰明警戒和傳而一。故仁人之兵，聚則成卒，散則成列，延則若莫邪之長刃，嬰之者斷，兌則若莫邪之利鋒，當之者潰。

故荀子認為「仁人之兵，王者之志也。」而攻奪變詐是諸侯的行為，仁人的用兵，是不可欺詐的，「故仁人上下，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否則徒有權詐，適足以自誤而已。淡江大學教授周德良認為

25 同註22，〈始計第一〉，頁80。

26 同註22，〈兵勢第五〉，頁97。

27 陳壽著、王雲五主編，《漢書補注（四）》（臺北：臺灣商務），頁3,189。

28 姜尚賢，《荀子思想體系》（臺南：協益印刷局，1966年），頁344。

：荀子之強兵，乃以「禁暴除害」為目的，以鞏固國家邊境為目標，同時反對以武力侵略他國，故荀子強兵之舉，非如兵家所言實戰用兵之術。²⁹

由是可知，荀子用兵之道，以誠處眾，以禮明分，以義制行，以仁而覆天下。如此一來，上下和睦，百將同心，由內及外，由親而疏，近者悅而遠來。仁人之兵，分合、進退井然有序，攻無不克，戰無不勝。荀子重視人和之道與孟子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主張，實有不謀而合之處。荀子在〈國富〉篇曾曰：

仁人之用國，將脩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

荀子認為仁人當國秉政，脩志、正身，是以德服人，以禮治國，以義行事，以仁治軍，「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荀子·王霸》)」。就算是做一件不義的事，殺一個無罪的人，便可以得到天下，仁人是不做的。如此才能使「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服從，無它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荀子·王霸》)」。

綜由上述，由於仁人的用心，民胞

物與，廣施仁義於民，用兵不講權謀威勢，作戰不行攻奪變詐，然其效果更勝詐術用兵。治軍之態度以「仁人之兵，人和為貴」，於是達到「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荀子·國富》)」之效。

四、治軍之術：六術、五權、三至及五無壙

荀子治國用兵的要領，是以仁義為核心基礎，而戰爭勝負的關鍵在於是否上下能夠同心齊力。而兵者，國之大事，是關係到軍民的生死，國家的存亡，必須周密仔細地觀察、分析、研究。軍旅之動，日費千金，耗民財物，若有不慎，喪師辱國，故將兵者不可不慎。

將帥是軍隊中的靈魂，也是戰爭的主宰，因而將帥的品格、素養及謀略，將直接影響戰爭的勝敗。荀子首先以「知、行、事」三要素，「知莫大乎棄疑，行莫大乎無過，事莫大乎無悔，事至無悔而止矣，成不可必也(《荀子·議兵》)」。之後，強調夫將兵之要，必先知六術、五權、三至及五無壙，否則不可率兵，荀子曰：

故制號政令欲嚴以威，慶賞刑罰欲必以信，處舍收藏欲周以固，徙舉進退欲安以重，欲疾以速；窺敵觀變欲潛以深，欲伍以參；遇敵決戰必道

29 周德良，《荀子思想理論與實踐》(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11年)，頁220。



吾所明，無道吾所疑：夫是之謂六術。無欲將而惡廢，無急勝而忘敗，無威內而輕外，無見利而不顧其害，凡慮事欲孰而用財欲泰：夫是之謂五權。所以不受命於主有三：可殺而不可使處不完，可殺而不可使擊不勝，可殺而不可使欺百姓：夫是之謂三至……敬謀無壙，敬事無壙，敬吏無壙，敬眾無壙，敬敵無壙：夫是之謂五無壙。謹行此六術、五權、三至，而處之以恭敬無壙，夫是之謂天下之將，則通於神明矣(《荀子·議兵》)。

荀子將兵之術是以無疑、無過、無悔，配合知、行、事三者，反覆闡明六術、五權、三至與五無壙，審慎施行，處事恭敬，自是天下唯一的將帥。³⁰ 邯鄲學院常務副院長康香閣及人民大學國學院梁濤教授則認為：「六術」³¹ 是將帥指導戰爭的基本方法；「五權」³² 是將帥必須權衡的主要問題；「三至」³³：指將帥可以拒受君命的行為準則；「五無壙」³⁴ 是將帥

應持有的心理素質。³⁵

若行此六術、五權、三至、五無壙，而處之以恭敬無壙，是可謂天下之將。是故加以查驗、以身力行、為學不息則能通達於明，以成睿智之狀態，對此荀子之將兵之術，則可應用於無窮矣。

此外，荀子對軍紀亦極為看重，若軍中毫無紀律，則無疑是烏合之眾，故臨武君問時曾曰：

「聞鼓聲而進，聞金聲而退，順命為上，有功次之，令不進而進，猶令不退而退也，其罪惟均。不殺老弱，不獵禾稼，服者不禽，格者不舍，犇命者不獲。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也，百姓有扞其賊，則是亦賊也。以故順刃者生，蘇刃者死……」(《荀子·議兵》)。

前北市師院馬國瑤教授依上內容，將其歸納為四：一曰以身作則，堅守崗位；二為遵守號令，絕對服從；三是嚴守紀律，保國安民；四曰武力約束，戰場

30 同註 28，頁 353。

31 六術：制號政令要嚴而威；賞罰分明，行而有信；營壘財務要周全且堅固；軍隊進退移動，要安重、疾速；深潛觀敵變化，置間於敵；遭敵決戰，必行所明之事，不採所疑慮之心。

32 五權：為將者不要因為想要做將領而厭惡被廢；不要急於求勝而忘記失敗；不可施威於內而輕於外；不可見利而忽略其害；處事深思熟慮，行賞要寬侈。

33 三至：為將者有三種情況，寧願冒著被殺頭的危險，也不可以接受君主的命令：不可使自己的部隊駐守在不完善的地方；不打沒有把握(不能取勝)的仗；不使自己軍隊去欺負百姓。

34 五無壙：思慮主敬慎謀，勿輕忽行之；臨事戒慎恐懼，切勿輕忽怠慢；知人善任，明察秋毫；國者人之積，得民、軍心者，得天下；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看重敵方，勿予輕估。

35 康香閣、梁濤，《荀子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 373。

守則。³⁶此言軍中紀律貴應嚴明，號令尤應施行，不可須臾渙散，是軍令在所必行也。軍人之紀律展現在「順命為上，有功次之」恪遵命令而保國衛民。若違令而為，則有失於為軍之精神。「凡誅，非誅其百姓也，誅其亂百姓者也。」仁君之兵用以敵外保內，非敵國民，是故除暴安良是為使軍之目的。因此，軍紀是軍隊的命脈，不可亂為。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發現：《荀子·議兵》對戰爭及國防事務之論述，均圍繞在「人民」一詞核心為重點，戰爭本質是為民除害；國防基礎源自於：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用兵之道，人和為貴；因仁君用兵，以敵外保內，非敵國民為前提，其治軍之術則重視領導統御及部隊紀律，而將帥的領導統御又以品德、素養為基石。

《荀子·議兵》對國軍的啟示

《舊唐書·魏徵傳》中說：「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史為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熟讀歷史、古籍可以鍛鍊思辨力、啟發智慧及增進素養的深廣度，給我們帶來正確的倫理道德及價值觀，並引導、修正人生觀。鑑此，以古觀今，提出《荀子·議兵》對國軍

的啟示，相關內容分述如後：

一、政略指導軍略，軍略支持政略

軍以戰為主，戰以勝為先，在軍事的考量下，仍以戰爭勝利為主要目的。但是事實上，戰爭只是政治手段的其中一環，如果莽撞而衝動地輕啟戰端，將會造成民不聊生，陷人民於水火中。學者沈明室、林秋霞在《國防政策》一書中認為：「國防屬眾人之事，涉及全國人民國家安全價值的權威性分配。」政府為保衛國家安全，必須制定許多相關政策，以因應例行或緊急的國防事務進行決策。³⁷因此，國軍應著眼於國家利益及百姓安全福祉為考量，從政治高度思考和指導軍事作戰。

而軍事作戰必須以國家政治、外交及軍事戰略全局為重，何時開戰、要怎麼打、如何打、何時終戰，都要進行一般性的思考。有時候從軍事的角度的角度，看到軍事行動的契機，但政治上不允許，那也不能輕率行動。反之，若政治上需要，即使軍事上有困難和風險，也要堅決行動。

二、深化全民國防理念，凝聚國人向心

國防法第3條明白揭示：「中華民國之國防，為全民國防，包含國防軍事、全民防衛、執行災害防救及與國防有關

36 馬國瑤，《荀子政治理論與實踐》（臺北：文史哲出版社，1996年），頁213。

37 沈明室、林秋霞，《國防政策》（臺北：幼獅文化，2014年9月），頁11。



之政治、社會、經濟、心理、科技等直接、間接有助於達成國防目的之事務。」³⁸即說明國家安全的維護須仰賴全國人民的力量，並透過國防教育，以激勵全民國防意識，捍衛國家主權及領土的完整。

「全民國防」從字面上來看，是全國人民一同捍衛國土，維護國家安全。具體的意義，在於以憲政建設為基礎，國家認同與軍事建設為核心，鼓勵全民共同參與，以經濟建設為後盾，厚植國防潛力，以心理建設為動力，凝聚保衛國家的意志，最終建構出綿密的國防體系。³⁹換言之，全民國防是一項核心的理念，須廣植人心，一個國家若缺乏此理念，僅靠軍事作戰的力量，國家安全將相對脆弱。

縱觀近年來的戰爭型態，陸續轉為有限度、全面性、立體化且不對稱作戰，而國防事務經緯萬端，賡續推動「全民國防教育」是強化國防整體安全的基礎，更是落實「全民國防」的政策。唯有強化「全民關注、全民支持、全民參與」的共識，使國人清楚認知國際情勢、敵情威脅、敵軍犯我模式及防衛作戰等需求，進而以

行動支持國防建設，共同為國家安全與建軍備戰奉獻心力。

三、堅定從容就義，精進武德修為

軍隊是一個擁有合法武力的團體，正所謂「執干戈以衛社稷」是軍人神聖的天職。當國家面臨存亡危急之際，軍人必須展現高昂的戰鬥意志及堅定從容就義的精神，以實踐保國衛民的神聖使命。

而武力如何節制使用或是恰如其分的運用，將成為一個重要的課題。為個人私慾、名聲或利益，動用武力、以暴制暴，造成生靈塗炭、民窮財盡；若為國家安全、人民幸福或戰後的和平，使用武力、行仁止戰，將會順天應人、深得民心，其中關鍵核心因素則是武德的培養。

學者康經彪認為：綜合武(止戈為武)、德(德性與德行)之個別字義，所謂「武德」，即是從事武力運用之主體，應遵循的道德規範與應具備的德行。⁴⁰換言之，軍人的武德修養，為其精神與靈魂之所在，須透過教育潛移默化，將「不貪生、不怕死、不為財、愛國家、愛百姓」內化於每位軍人的基本信念上。唯有具備愛國心

38 全國法規資料庫，〈國防法〉，<https://law.moj.gov.tw/LawClass/LawAll.aspx?pcode=F0010030>，檢索日期：2021年1月10日。

39 全民防衛動員(官方網站)，〈全民防衛動員演習〉，<https://aodm.mnd.gov.tw/front/front.aspx?menu=44a0750255c&mCate=44a07502674>，檢索日期：2021年1月11日。

40 康經彪，《先秦儒家武德思想 - 四書中的概念與實踐》(高雄：宏冠出版，2016年12月)，頁43。

、高尚道德情操和有為有守的軍人，才是部隊堅實、穩固的基礎，更是國軍精神戰力的主要來源。身為國軍的一份子，須以軍人志業為榮，時刻惕厲，以武德為言行依據，精進修為、克盡職責，方能將國軍打造成一支深具「民主化、法制化、專業化」的鋼鐵勁旅。

結語

荀子軍事思想在其〈議兵〉篇中展露無遺，其作為儒學之思想家，對於仁義的肯認與發揚作出了極大之貢獻。其將仁義之事運用於用兵點將之間，消弭了兩者間之鴻溝，給予後世以不同之視角，端詳儒家之學。吾人可通過對其〈議兵〉篇之探究，而對於當今軍事戰略作出思維上之激盪，以求完善與擴充軍事戰略之視野。

荀子用兵之原理在於「仁義」。換言之，就是「以仁為本」、「仁者愛人」、「義者循理」、「除暴安民」等觀念。因此，其用兵非為國君一己之私，而是為大公無私之展現。其軍事思想，將仁義與用兵二者融合成互為表裡的濟世之學。仁義與戰爭在荀子軍事思想中，具內在之聯繫，以仁義思想為軍事活動賦予一價值性，發展與補足了過去孔、孟之學的不足，使得儒家文化之涵蓋性得以擴充，從個人修身之理想擴及戰爭、軍事的運用，此是為荀子思想之貢獻。

荀子認為：國防之基礎在於「壹民」，此亦是將軍事與政治兩者作必然聯繫，兩者相輔相成，為君者對此不可不察，而純然將政治劃出軍事之外，則無法產出有效的國家治理政策。政治、軍事及人民三者在荀子〈議兵〉篇得到了有效之融合，使得全國上下皆能處於齊一之狀態，對外有助於禦敵，對內則有助於秩序。

在方法上，荀子提出了六術、五權、三至與五無壙之論，希望為將者透過此六術之用而有效馭兵，透過修習五權、三至而避免用兵使軍之誤，而處以五無壙之敬而可作出正確之判斷。

由此可知，荀子為儒家代表之一，而其不僅關注自身之修習工夫，更是將其視野擴及戰爭、軍事之層面。因此吾人可言，儒家對於戰爭、軍事觀點，直至荀子時期較為完備，並且是已具系統化的軍事論述。其論不失儒家之精義，亦能與兵家思想相互聯繫，而成其獨到之軍事理論。

(110年1月25日收件，110年3月8日接受)